斆藝齋文存

斅藝齋文存七

鄒叔子

新化鄒漢勛

貤贈修職郎廩膳生艾先生傳

先生初名士益字於三改名倬雲徙字勸夏學者偁爲奇峯先生其先有曰尙獎者瑞州高安人也明神宗萬厤初徙居新化越六傳曰秉寶先生名榮信卽先生之父也先生攝性剛方幼承世業勤于經史之學誦讀輒夜分季十六卽補縣學博士弟子員先是秉寶先生爲先生聘謝夫人既聘而喪明夫人之父爲同縣謝先生

自㠯女有癈疾不可事人使辭焉秉實先生㠯告先生先生毅然曰始定之旋棄之不義且婦重在悳喪明何害秉實先生笑曰吾特嘗試女耳女果如是必能與吾門謝先生又㠯美婢媵先生仍卻而不受謝夫人遂歸于先生矣越歲目漸明亦不癈盥饋籩豆之事人㠯爲悳義之報云先生家困貧　高宗乾隆中先生二親皆耄老無㠯爲養遂聚鄉里子弟授經于艾氏家塾講學定省昕夕忘勞甘旨得㠯罔缺而里中文學之風亦日盛矣新化東南十二郗廣袤數十里衆數千戶學

者數百人往時鄉貢學校之舉匙有與者卽郡縣文學
亦不數數覯自先生教授呂來膠庠之選無歲無之而
甲乙科亦漸興起越數季秉賓先生卽世又十餘季張
大夫人卒先生尻喪皆盡禮四十三季湖呂南大旱赤
地千里梟直縣增十餘倍郡邑飢民無呂爲食而姦黠
倡亂者棄閒誘扇所在剽掠民閒積貯頃刻立盡先生
里中有某某者糾合不逞近千人惟先生之族無一與
焉蓋皆先生開導約束之力也里中剽掠事將起先生
方諭富戶出粟呂振救之絕而攤眾劫倉者已紛紛至

芮先生乃大㖃曰若等飢欲向保首領黨如今日所爲行當斫去頭矣何苦博數日飽竟作身首異処鬼也女等若櫬歸吾當振女㞍素重先生聞言卽解且有泣下者獨某攘臂讙㖃不止先生卽芮捴其頰令從者捡之邑歸既而郡之富人各開倉已振先生遂縛某獻之官越月先生聞某有悛心遂詣縣爲請之得釋某亦卒爲善士嘗與鄉人談往時事必自捫其頸曰吾頭久當斫去賴艾先生爲我戴也　功令分別流品倡優隸卒不得與試邑諸學廩膳生聞見最㝡使司其事凡欲試者

必使廩膳保認謂之廩保法至嚴也吾縣呂儕処方隅
有司奉行不力廩保亦依韋不敢言故隸卒尤猖獗時
有四秀才不及一緘役三舉人不換一班頭之謷有隸
李某者呂賄貧緣去丹書籍遂濫入國子學與郡縣武
學且使其子弟應文學試時先生為廩膳與廩膳鄒孳
齋先生學栴蕭立峯先生龍力主其事擯李子弟不保
李遂援國學及武學為言且控之上司上司雖削諸李
學籍治其舉竟呂此事褫先生衣冠學使昆明錢南園
通政甚冤其事具告之後學使張忍齋先生姚成忍齋

先生曰此絕器重先生爲先生更名製字而先生旋復

補縣學弟子員子以清亦中乾隆甲寅科舉人矣辣以

淸計偕北上覲通政于都門通政詢先生動止且贈曰

詩其辭曰閉門讀易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

能忘世路綠尊紅芰對斜曛通政乾隆中直臣彈刻無

所避忌于人亦尟少許可獨于數千里之外猶惓惓于

按部時所識之士則先生之所自立曰結契于當代偉

人者非徒噭也子以淸長沙敎諭以浩國子生以濬縣

學生員皆能世其業

貤贈修職郎優行縣學生鄧先生傳

先生姓鄧氏名顯鵾字子振雲渠其自號也先世爲江西泰和人明中葉徙湖廣新化遂爲新化人世有隱德

聖祖康熙中新化有還遺金鄧公者卽先生之曾祖元臣也先生祖曰勝逵字庭維縣增廣生　贈鉅野知縣考曰長智字若愚國子生　贈盧鄉訓導先生天性孝友少事里中宿儒張先生誨已窮經植品澹泊自守遂守之以終身初爲學時卽一言一動必依禮則佻達者或戲嘑爲道學先生先生弗顧也先生母曰毛

孺人靖州訓導毛君學古之女也嘗遣先生省父于靖州瀕行自作授經圖左手執經右手持杖以鍼刺指血濡其上圖成以授先生曰兒離吾左右慎勿忘持杖誥誡時也及至靖州毛君留之使學先生遂閉門晝夜勤學夜分務茶則展授經圖而泣泣已誦讀弗輟以達于旦如此者數季學益進遂于書無不窺旁及侌易卜筮之學亦罔不研究及 仁宗嘉慶初先生二親俱老而家徒壁立無以爲養遂于里中傳授生徒資其脯脩以易甘旨雞鳴卽起督課餔後必歸省父母歸則荀

述諸生一日課程以承色笑國子君晚患气疾遇寒即發一日爲諸生講已登坐發難矣秋風微起卽輟講至家徑取篋中衣送國子君游所國子君曰吾知兒必來也有疾恆竟夕侍國子君或勉自支慰遣其就館先生則篝鐙于寢室戶外屏息評閱生徒課藝以達曙室中有轉仄呻吟未嘗不在側也如是者十餘季國子君及毛孺人相繼徂没先生偕弟湘皋先生顯鶴廬尻墓旁所畜犬每夜常蹲伏廬外廬中悲哭犬亦狺狺作哭聲應之小祥日犬忽不食而死人以爲孝感所致湘皋先

生初多疾父母鍾㤙絕憐之先生嘗每夜焚香禱天輒有減壽延兩親分季與兄弟之語及湘臯壯游之時客揚客薊客粵客皖每一念至中夜不能寐歸則昆弟三人圍鑪達旦其友㤙蓋自性生也　今上道光初湘臯先生客皖中將自皖赴都謁選先生作聽雨圖以寄并寓書其略曰吾弟此行以謁選入都也老兄迂腐之見誠恐吾弟或得縣令既以遠宦鞅掌不獲常聚且徒以華侈溺子弟心故常諄諄抑吾弟進取之志吾弟亦唯唯从命可謂恭矣抵都之日即當向吏部遞呈改教

以成吾兄弟偕隱之初志也後又寓書其略曰吾弟幼即羸病十五以下四十以上日日有可危之勢其得存活至于今日者實非始願所敢必也今吾弟年已五十矣精力漸衰須髮亦白實不忍更以吏事勞女形且女負性戇直豈能如世俗唯諾之事其上官者乎況吾父母存時不能謀薄祿以養今日忍博美稍豢養兒女輩乎女之兄久甘澹泊固不望女之纍纍多金女之婦荊布素安亦不望女之結駟連騎而竊自喜珈副之榮女之子若姪正宜使之習勞苦知艱難豈可以肥甘輕煖

溺其心思墮其志气嘫則全家久絕奢望各安貧賤吾弟又何必獨吕其身試于宦海乎昔東坡與潁濱拳拳于疇昔挑鐙聽雨之約故其詩曰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今為弟搆小室于宅左顏曰聽雨山房老友歐陽硼東題之曰今湘泉有四方之志其久暫更不可知老兄頭矣故山無恙慎勿忘此意哉語絕沈痛舉錄紙尾願吾弟再三諷讀也時桐城吳侍御賡枚見之歎服不已手書二通一寄其弟涪州知州庭爔一寄其子巴州州判孫琨且曰觀鄧氏兄弟之間而後人之

爲兄弟者勸其爲時賢所推如此湘臯先生至郡改就
敎諭大挑得二等除寍鄉訓導燕先生敎也越數季新
化敎諭張君亟先生學行欲舉先生優行吕告先生先
生陳書固辭張君得書知不可彊遂不舉亦不更舉它
人時學使爲秀水汪編修世尊試畢謂張君曰它學皆
舉薦優行君獨不能得人邪張君吕先生事告編修爲
嗟歎久之又三季張君卒舉先生于學使岳侍御鎮南
而先生不知也識者謂吾郡六學二百季來惟此事尙
不失舉優行生之初制云永州猺苗之變湖吕南郡縣

騷動多結聚爲剽掠皆已穀直過卬爲辭時先生家尻
密詣里中有粟者之家諭使平糶又召貧民儆諭禍福
且告已富民無閉糶長直之事與之持錢各詣有粟者
之家糶糴賈直果平衆情遂阻故先生里中獨無剽掠
之事先是里有神巫媼能禍福人或迎于家中庭架木
爲臺綴几橙諸物贏旋成浮圖狀巫媼乃升敂上層手
持木偶口囁嚅作符祝不可辨衆婦女環伺其下轉仄
已求神福鄰里觀者如堵牆第相戒勿使鄧先生知先
生聞之即至其家衡所爲浮圖巫媼遂持木偶磐姍而

去卒無㠯禍先生也有婘孝子者家貧不娶傭力㠯養其母甘旨無缺先生頗加饋遺不受親造其廬慰藉而𡚒之受其卒也爲之擇地而葬表其墓并爲作傳其風鄉維持風俗類如此自湘皋先生之官盌鄉也先生卽尻盌鄉學舍尻十二季而歸歸一季而卒道光二十又一季正月九日也季六十又八先生尻盌鄉日與湘皋召邑中名俊之士相與往來談義暇則箸書故郡邑之士多崇尙之先生箸有春秋目論二卷說詩囈語十卷文集八卷又有史漢目論未成書子瑤拔貢生璪國子

生中道光甲辰科湖南鄉試舉人皆有淸才

江都縣知縣周君傳

君姓周氏名際華字石藩初名際岐後更今名其先祁陽人明初以武功授畢節衛指揮世職七世祖曰永新萬歷中官川北道僉事致仕歸始遷新貴後新貴并入貴筑遂爲貴筑人父曰奎字照域中乾隆庚子科舉人授開泰敎諭巡撫賀公長齡疏請入祀鄉賢祠君少穎異年十四補貴筑縣學生敎諭君赴禮部試留京七年不歸家赤貧君傳授蒙僮以養母又自謂學業未成兼

就學于貴山所館違省城三十里遇課藝率夜半踰城比曉受課卷文卷仍疾趨至館嘗飢乏困頓田野閒其好學自厲如此嘉慶三年舉于鄉六年顧臯榜成進士授內閣中書㠯就養請改教授七年選授遵義府教授時遵義歲旱飢民互相殺米民情洶懼君請發常平倉平糶知府謂當申白上官而後可遵義去貴陽三百里文牒往還須十六七日且聽否不可知君復語知縣胡君德瑛曰擅發倉不過罷官被辠而巳可㠯救民何惜一官且事定可買補于官事正無礙也胡君从之遂不告

知府而徑發倉民心稍安三日雨大澍歲飢以平糶錢購穀儲倉如舊額十四年丁內艱服闋補都勻府教授二十四年保舉以知縣用道光二年丁外艱服闋入都謁選六年選輝縣知縣輝縣有衛水峪河東石河數爲患又有新河者萬厤中知縣陳必謙所鑿引衛水東流南迤至縣南復西南流入衛水以分衛漲之埶資灌溉之益縣人偁玉帶河者也峪河舊有紅石堰以禦旁溢紅石堰壞峪河淤塞東石河沙泥邕積地埶墳起新河亦淤塞不行于是縣頻歲受水害君出奉錢率民醵資

濇峪河而濬之復紅石堰㠯禦其衝自縣西至獲嘉雖
盛漲無漫溢之患疏新河令縣中二十社分段任其工
刻日而戰鑿東石河六十餘丈通于新河而堅築其岸
縣東之水亦安流又勸民種桑四萬它樹十五萬株咸
簿記而時勘之樹成而蠶織屋廬器械大得其利又爲
之興學出貲購房舍廣百泉書院譔學約十條㠯勵之
設義學十餘分敎鄉民之秀者又修復邵子高子羔故
里泉孫公和姚文獻耶律文正孫夏峯諸祠十秊代理
汲縣十一秊調署陜州知州自澠池入陜州有峽石驛

石道崚嶒將四十里覆車折軸踵相接賃負者因緣挾
取行旅之重利或有籍爲攘竊者君倡率州民輸銀八
千餘兩雇千人修之鑿險平崎兼購地已益之二月而
涂成方涂之初修也奸僧鳴鐘召羣不逞之徒已阻之
君聞之使隸役出其不意縛至州庭笞之羣奸咸戢功
始就既興工于亂石中得碑乃雍正中總督王公士俊
修峽石驛紀事碑王公貴州人也至是百餘年君復修
亦貴州人陝人偁焉冬旋輝縣十五年子顥婦父朱君
爲河南布政使回避改發江蘇其年輝縣蝗巳又大水

君勘成災請緩徵適㠯回避去職將行上官弗允其請
君上書曰輝縣被水諸邨里錢漕二項前已稟請緩徵
憲意謂十年前民欠已經　恩免民力不至大困不
知民間舊欠皆官爲籌解未經解者雖經豁免但官不
籌措耳于民無所加損且今歲自春徂夏二麥不成繼
之㠯蝗又繼之㠯水民之流亡十室而九有司不敢㠯
蝗報又不忍不報乃擇其甚者而歸之于水報請緩徵
民已報災有司已請緩民方恃㠯息肩乃竟不得所請
㠯困極之民迫㠯徵輸必激而爲變變則有司當其辠

究之于 國計民生兩無所裨使者為 國家籌固本
之計必當維持盡善民情可閔民砦亦可畏迂拙之見
伏維采納其言直而無隱為當世所難識者已是倘之
十六年署高淳知縣十七年補興化知縣興化與鹽城
阜寧東臺泰州高郵寶應山陽諸州縣俱在黃河南江
北海西運河東多水患而興化又居諸州縣中如釜底
受患較諸州縣尤甚洪澤湖水盛例開高家堰放之于
邵伯諸湖滿則啟開放于運河已南注大江運河東岸
在高郵南又有五垻析流東出合而為渠徑阜寧鹽城

在興化之東竟而東入于海五壩卽所謂下壩渠卽所謂下河是也運河自瓜州别于大江稍北至甘泉東南有六閘分爲數支南入大江其稍東一支日人字河又東日芒稻河皆入江又一渠東流日白塔河徑泰州通州而入于海人字河入江之口日闞江壩運河爲洪澤邵伯諸湖所灌而水盛則開闞江壩放之入江已殺其勢渠東諸州縣始不被其患阜寗鹽城東臺近海之地有隄爲閘十八以泄高郵五壩之水于海入海口僅廣六七十丈弗利于泄故多停蓄爲患而鹽城載鹽之舟

自泰州泝白塔渠而西轉六閘入運河過江都至儀眞始入大江闗江埧開人字河之水南下勢急鹽舟自六閘入運河艱故運鹽官吏不利開闗江際運河溢不開闗江則下河白塔渠皆泛渠東諸州縣受水患益重長民官又弗利是己晏爭不決往例運河水溢必揚州知府同知請于上官得允際後許開闗江埧矦官林文忠公之署兩江總督也許己三溝閘爲識水至閘一丈二尺準開埧己救渠東諸州縣之患已而代者至又弗許君申牒爭之日全淮水注洪澤湖開高家堰放歸高郵

寶應等湖由漕河南流入江入江之口自金灣新舊閘
而東則有東西灣鳳皇橋壁虎橋灣頭閘人字河芒稻
河諸処前河督張公已原寛于委奏起芒稻河七閘廢
心閘瓦窯鋪新河使原委相當是時入江之口悉闢而
水勢尚盛不能宣泄嗣後闢高郵之五里壩新壩艸壩
車邏壩昭關東注下河歸之海水之注下河也必衝灌
于民田亭蓄于民竈始至范隄乃由興化東臺之丁谿
艸堰白駒劉莊四閘東注鬥龍港已入海其支者由鹽
城東門之石䃮閘北門之天妃閘合注新陽港至上岡

鎮之野潮洋入海又一支則由阜寧南門外之大關注通洋港入海三港計有十八閘其入海之門僅六七十丈入海之程自高郵邑來凡三百里五壩初合廣二百四十丈每壩之深皆八九丈已二百餘丈橫闊之流縣注而下東之邑六七十丈紆折三百餘里之渠始至海豈能不亭蓄泛溢爲患故五壩启即漫沒下河州縣而泰州分司所轄北五場鹽竈亦被淹溺于是有民振有竈振爲患不已興化如在釜心受西南北之水東路通海而地形偏高范隄內束成側釜之勢浸注沈溺動及

數月田穀將罷未及刈穫盡歸漂溺郵民構巢而居歲莫饑寒束手待盡慘不忍言漕河入江之口惟人字河最捷因蓄水運鹽故設闢江壩在鹽務持議㠯邵伯鎮爲辭不肯輕開此壩實㠯壩開溜急不利牽挽後經河道議㠯邵伯鎮三溝閘之識爲準視其閘水至識水處一丈二尺卽開闢江壩去年水已過識水處揚州劉守急通稟將壩土盡启水無邕遏悉入于江故下壩不開下河州縣得其刈穫今年水亦過識水處府縣稟請開壩未奉示覆壩自潰決水入江無所阻下河州縣復得

收穫前劉守稟云開壩于鹽運無甚礙請三溝閘水至
識水处卽由知府會同知府放不必稟請稽延致有邑
遇署總督林公批如所請後又奉總督示云㠯揚州長
生港識水至五尺已外府廳飛速稟請辦理不得徑開
夫稟請往返必十數日此十數日閒漲日盛流未通其
勢迫不及待必將開放下壩而下河之州縣被其災枉
鹽務所計不過十四里牽挽之費已較七州縣田廬場
竈之漂溺鋤免振䘏之煩費億萬生靈之性命其輕重
何如謹將下河地形繪圖附呈伏乞頫察利害許如㸃

總督林公所批三溝閘水至識水處一丈二尺知府卽會同知閉閘江埧不必稟請如蒙允請卽刻石垂之久遠于國賦民命均有補益矣牒上總督如所請渠東諸州縣始無水患興化有文正書院君增益其膏火裏下河多盜縣有捕役具知其處所君誘之令言狀第捕獲之輝及興化皆不習織君出資立局置機牀二紡車三十招織媼教之令民間女十歲已上願學者授已木縣而供其飲食三十人朝入夕出能者令歸教于家後來者復補其缺于是二縣之民更相傳習木緜之利大

興民無異者二十一年調江都江都沿江凥民連年被
水而鹽義倉貯粟甚富君請于總督裕公得粟九萬已
振飢民而令縣人之賢者主之沿江民數十萬口得已
生活明年歲大飢英吉利犯邊舟入自大江沿江凥民
多擾獨江都安堵君請振之力也頃之兼署泰州知州
管泰垻監掣已江防功保舉加同知銜裕公又特　奏
保舉送部引　見是年子頊已給事中出爲常鎭通海
道君回避已而已年老因疾引歸二十六年卒于家年
七十四君稟性和易有遠識篤守程朱學而痛斥浮屠

官輝縣時民俗好焚香禱祠聚人至千百君再三申諭
毋後毀淫祠百餘區率碎其像就其祠屋改爲義塾僧
有爲奸者輒沒入其寺田吕爲義學田輝故無節孝祠
君廉得一尼菴尼多而不守戒律君悉令還俗而改其
菴爲節孝祠興化民假爲侯補知縣李某立祠吕規利
君核李有善政于山陽與興化無與亦禁止之輝縣旱
修峽石驛大雨君禱之皆立應道光八秊十一秊再充
河南鄉試同考官所取多端人家凥時大吏臨貴州者
悉問利病君荅之吕書皆纚析中窽邦人士賴之著有

省心錄其城從政錄海林從政錄家蔭堂詩稾感濙知己錄一眴錄子頎縣學生瑱嘉慶二十五年進士官常鎮通海兵備道顯道光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清軍鹽法道頲廩貢生早卒灝道光二十五年進士郎用知縣顯早卒孫循方道光二十三年順天舉人

漳浦縣知縣周君傳

君姓周氏名錫齡字松崖其先岳州人有官都勻者遂家焉再徙始尻貴定之文教鄉遂世爲貴定人父曰魚樂亭知縣有惠政君中嘉慶五年舉人十三年大挑二

等授龍泉教諭十六年成進士選鎮遠教授巡撫令從
知府訾辦晃州六里躉盼吕勤勞課最截取選雲南永
善知縣未上換廣西荔浦知縣荔浦去平樂僅九十里
地僻不當孔道吕巖邑故知府嘗巡縣至其地知縣吕
時至府有事開有省府委員而已隙其舊俗官往來輒
按戶供夫役人任一塘家無男子者女子亦行先期知
縣出牒傳令至塘守候或守至四五日役戰奸役又索
錢始放令去百姓甚苦之君到縣卽革其弊且言之上
官立石塘側吕爲永禁百姓便之俄調署貴縣縣地遼

闖入煙未𥚃盜賊往往闖刼貨物斁時趁墟者辰至而
午㪚于其㪚也舉號礮者三礮一舉齊至墟口三舉戰
行行者必結伴至十餘人非是必遇刼君至密訾盜賊
出沒之所時單騎騶至時棄輿多從民壯而至盜賊爲
之斂迹趁墟者可一人行而莫歸縣之三里墟有鹽販
梁天賜者零丁無助販小鹽輒爲墟中莠民所占乃結
販者吳亞狗吳亞貓等二三十人爲隊互相戰衞莠民惡
之已焚香結盟聚不知姓名百人控天賜于官前知縣
蔣慶錫信之言于上官知府副將至縣已刑鞫天賜且

徧緝不知姓名之人無所得奸役因呂良民名姓竄其中縣中騷動君至訊得其情僅論天賜戍邊餘俱釋不問縣有石峽墟去縣百里接橫州興業盼奸民梁運隆者匿其中墟側之富民歲供錢于運隆而後家財馬牛禾稼無盜賊之虞非是則雖有巨貲不數歲即空乏矣典商當商亦如是運隆常使其黨句連胥役又有數百人爲扞衛文武官捕緝終莫能得君密詧具知其所句連之胥役名姓又廉知每歲惟中秋日午苛運隆放遣其徒衛乃微服密約其地之紳耆中秋日各集子弟潛

伏于墟側至期晨起方大𤔡僚友于官舍已而㠯病發
人內遂易服潛出馳至后峽日未午遽率子弟入墟掩
獲逗隆㠯歸僚友方酣飲未已也論逗隆如法后峽墟
之民少安貴縣產米往時知縣收米船陋規歲有銀萬
兩君悉罷之荔浦平樂陽朔之閒有山焉曰烏木山高
十餘里周圍數十里其旁悉產烏木林木蓊翳嘗出雲
作雨又有泉流出焉山下平地數十里悉資此泉㠯灌
溉其林木人莫敢伐㠯養雲庇泉也伐之則斷水原畋
者𠎝急之時福建湖南木賈僞爲畋山者㠯薄直貿之

于土人莫如岡已而大肆斬伐連歲水原枯竭山下沃田變爲荒壤山下畋者訟之官婁牽不決上官數令幹員往詧亦不決甚至聚衆拒捕會營兵往捕亦不出乃令君旋荔浦君至廉知山中有訟徒袁甲主其事乃單騎入山縛甲及木賈之首而出事遂平廣西有奸民結聚號曰添弟會連縣州縣蔓延于湖南貴州而已九千里八排爲巢穴九千里者在古州之南椰州之西慶遠之北荔波之東宋時撫水蠻地也八排在平樂之北桂陽之南永州之東郴連之西蓋五嶺之險絕処也其支

黨所在布滿民間召時聚會約束出入恆有暗號其黨
相見咸不言而諭良民莫之知也暗號稍稍流露輒已
時改易謂之開斬盡亦殲滅之先兆云所凡至數百戶
輒有頭目脅誘良善索富室巨商使之入黨爲之保護
不从輒被盜劫多收無賴出銀本爲之謀生且誘致知
文字無籍訟徒爲之謀主厚其饋餽無知之士亦有入
其中者遇小郡落單戶輒號召其徒公行劫掠近時且
至于城郭市鎮其劫掠輒先使其家知白日持械至而
會且召報餅相告語于其旁凡之民令勿動動則同虜

故凥民見刧擄家咸不敢言雖有十萬戶之城郭但視之而已此風起于嘉慶之末而盛于今始于廣西而盛于湖南君官荔浦貴縣之時廣西聚徒公刧之案歲以百計所屬州縣類有之惟二縣獨無上官以此推重之已而丁繼母憂去職繼又丁父憂終服揀發福建厤署長汀福安知縣興化通判補永安知縣未上調漳浦知縣漳浦負山瀕海盜賊多出沒于其間君召募壯勇分爲六路布滿縣畍按日分巡于海口雇募民船以載出哨兵役事至即集盜賊爲之屛迹漳浦凥民好鬥少有

嫌隙即聚族構械或于入縣要涂虜仇閉禁甚至蔬米柴炭之小販皆執之吕故城中匱乏常供者月再三見君知其弊有報虜者輒褒其辭單騎馳往就驗立決風爲之少息縣有崎谿諸社亘二十餘里林氏尻其上吴氏尻其下初爲婚媾吴氏之田資水于林氏吕爭水構隙互相仇鬥各荒其田設望樓吕相準備君親至其地爲之相度地闢溝撤望樓勒限墾治其田二姓復爲婣戚如舊縣西霞疊九社吕爭田鼓亦相仇鬥荒田設望樓如林吴二姓之所爲君親履其地爲之畫畛田始復

墾縣中舊俗許嫁及已嫁之女恆悔婚別嫁不以爲非
君爲之嚴禁又斷返舊鎮社鄭錦林妻陳氏林頭郡陳
應山妻林氏樓下社蔡振妻楊氏于是婚姻始正往時
知縣以縣竟多鬥以事至郡社必會營官以兵往君以
單騎速往爲恆父老每焚香迎送道光十九年閩浙總
督關防爲人所盜盜林齊在漳浦管內君單騎往捕林
氏父老縛齊出無敢岠者久之以勞瘁卒于官漳浦人
爲之請于有司福建巡撫　奏請入祠名宦

濟南同知陳君傳

君姓陳氏名炳極字杰峯初名元春後更今名其先上元人有曰倘進者官四川武職遷于貴筑家焉父玉珍贈奉政大夫君幼穎異好學年十九補縣學生為鄉先生何編修泌翟孝廉翔時所知尻父喪哀毀骨立奠葬如禮嘉慶五年舉于鄉十三年大挑二等吕教職用署興義教授十六年成進士榜出聞母喪奔歸哀毀如喪父時十九年補殿試列二甲吕內閣中書用乞改歸班仍就教職明年選大定府教授道光四年選上杭縣知縣六年署沙縣知縣縣有巨盜曰張老仔為一方民

害有司拔捕弗獲君召計獲之署霞浦知縣十二年調
臺灣知縣由厦門渡海赴官舟至虎井颶風大作舟壞
募客舟子及從者咸溺死君坐水匱中若有物負之遂
登岸澎湖通判蔣鏞爲之治裝始復渡海至臺灣臺灣
營兵素橫好吸洋片時 朝廷方嚴其禁君獲吸洋片
兵二人下之獄營衆大譁圍知縣署吏役及士民請與
兵鬥君弗許募客及從人請逃又弗許君從容理衣冠
抱印綬坐堂皇營衆拔鎗君嶷然弗動衆已爲神咸羅
拜因一一呵斥勸導之衆始撤竟置二兵于理由是號

令蕭然無犯者明年十月嘉義縣人張丙作亂戕其知縣邵用之巡檢朱懋全家遇害臺灣知府呂志恆偕營將率兵捕勦亦遇害總兵劉廷彬又率兵擊之爲賊所圍府城震恐臺灣道遣使渡海馳告于上官君募鄉勇巡城郭理軍需浚溝築壘召待官軍之至夜召麻稈灌脂作大苣照城賊逼城僅數十里卒不敢近月餘大兵至賊解圍而遁大兵進至嘉義丙窺臺灣防兵少與其黨許成率衆來襲君分防南北二面聞賊至率鄉勇民壯數千人開城突出撲之賊黨皆械許成等十餘人在

後爲君所縛急進追丙丙匿不知所在君率親信數人
蹤迹得之賊遂平事聞　賞戴花翎擢濟南同知又
二年以病乞歸主講正誼書院凡七年二十六年四月
卒年七十二君性孝友嘗以祿不及親爲恨每遇忌辰
令節必盥漱詣家堂親酌酒薦饌以獻其先兄弟五人
常與同処長長幼幼各得其家庭之樂嘗訓其子曰処
己以純謹謙和爲先処家以孝弟勤儉爲重讀書
需有實學爲政以存實心又云讀書者不賤力田者不
負慎交者不貶皆爲有識所傳子翰清增貢生候補布

政司經歷孫灝道光二十四秊舉人泚國學生

新繁縣知縣陳君傳

君姓陳氏名嗣虞字會中其先當塗人有曰文璧者明時㠯功授龍里衛指揮僉事遂為龍里人七世至君君幼有至性九歲而孤凥喪如成人服闋後得新果餌必趨父母墓哭泣而獻之終身如是少依季父㠯凥季父母有疾晨夕侍湯藥弗離左右如所生人㠯是偁之乾隆二十四秊舉于鄉三十一秊授永從教諭獎率有方常取古人翼經明道之語治身治世之要與諸生講明

而切究之學廟傾積君出奉倡率諸生呂修之身董其役不辭勞勸方冬殿前桂樹留蕚人呂興學之瑞也升黎平教授五十季截取選新餘知縣新餘故多盜君密緝得其渠致之理而撫遣其黨盜因呂弭君謂盜之所起由于衣食不足乃爲之嚴保甲勸農桑墾荒田寬繇役鋼浮徵新餘大治五十五季總督令入西藏管察木多糧務新餘士民留之弗得旣行又令解餉銀八萬兩于庭藏底藏去徼萬餘里其地盛夏猶霏霜雪人行穴壁中風雪紛盈莫辨徑涂陷溺不返者往往而有人皆

難之君自正月就道六月至其地駐藏大臣大悅擬之
馬伏波以其老而壯也事畢仍駐察木多俄而後藏番
民作亂官兵往討察木多當其衝君治供頓大著勞績
以軍功議敘加二級六十年任滿還成都攝蒲江知縣
案無留獄其年五月復新繁原任是時儀隴多盜號僞
難治上官以君才嘉慶元年換署儀隴君至儀隴相其
要隘均爲置守又密使幹役訪緝儀隴舊有盜二羣數
年弗獲君至數月皆獲之羣盜咸驚逃之它縣于是儀
隴無盜百姓大悅咸致米薪于縣庭以供君君慰諭之

不能止教匪蹂躪川陝嘗爲官軍所扼竄入儀隴時駐儀隴實兵八人城僅七尺兼無垜口百姓震恐號泣君招集郡民入城增築土城三尺積石及火藥擇其壯者授兵登陴吕守布置方定賊即至城上寂然無聲賊吕爲無備遽攻之及濠矢石俱下賊驚卻俄復進攻標火毬于城內君率壯勇扞禦毬之所至立去之有焚者派民救之而城守者如故城中得不亂如是者數晝夜賊知不可攻遁去儀隴之城惟西南及東三方有門北依山山高十餘丈上廣數百畝山後有徑一日風渡曰東

柴賊方去君謂必復至脫居北山下瞰城中無噍類矣乃築壘建門于二徑揀勇士八百人治兵于山且令城中積水運糧米薪爲備事方半而賊黨大至未至十里天大雨雹賊不得犇君因吕卒事賊至爲城上鎗礮矢石所斃者衆賊气小熸乃謀自北山下攻山上壯勇悉力禦之賊退夜半遁去儀隴之爲縣𡸁于巴達二州爲賊衝要賊退官軍又置糧臺于此君乃邌治于北山之巔令鄉民結柴凊野旬日八十餘柴俱立鄰縣難民多來依之君率戶予錢千令之勤作選其壯者助之守望

全活無數明年賊首羅其清冉天元復犯雞山大蓬孫
家梁皆儀隴之郊鄙也百姓俱已立柴自守賊至無所
獲而大軍又尾及之故婁至不爲害大軍之至也君繞
道運糧芻茭供億皆應時而至時又吕軍興新設驛于
儀隴事亦立辦君在儀隴三年賊事方殷不少亭之軍
興卒吕積勞遘疾婁乞謁養上官使還新繁六年二月
乞歸卒年八十一嘉慶十一年巡撫請入祀鄉賢祠道
光十六年四川總督請入儀隴名宦祠子步賢官南盌
知縣

斆藝齋文存八　　鄒叔子遺書之六

新化鄒漢勛叔績

與龍皞臣大令論轉注叚借

象形指事謂之文外此皆字也字則會意形聲二者盡之矣就二類而言形聲最夥而會意亦多于象形指事故又就二類中分爲轉注叚借夫形聲之字咸聲義晐備者也先立其聲而㠯義注之義非文即字也又自有其體焉有其義焉其㠯全體正義注者謂之形聲形聲之正品也其㠯半體正義注者謂之轉注其㠯全體借

義注者謂之叚借而會意者亦視此故皆爲造字之本
古圖地形八法亦㠯道里一法衍而爲四意同此試又
就說文之字分之麓蘩㠯犛上之㠯殺左之㠯筋
杢字注之系字注之劦上右
之竹力㠯筋上左之㠯稽左上之㠯
注之筋竹月注之樟稽木尤注之櫜𣝣𣝣櫜櫜
外束口㠯瓠左之夸注之匏當在瓠部从瓠省包聲
注之匏今在包部从包从夸聲蕬寫說文者偶于瓠
部遺之無知之夫妟𡉏之于包部其說解全非無君之
瞽夸爲匏聲聲韻刚失鄦君鄦無是語且从夸聲三字
亦非全㠯𤸫上之耋耆耇耆耉
書之側𤻕㾝瘖𤸫㾝𤺊𤹔𤻓瘖疒注之
㠯老上之履歷屖屩屐㠯履上左之㠯歆左
𦒱考孝人毛注之尸彳注之歆右之欠
酉注㠯美之芊㠯瀘左之屋㠯室下之
之義譱若英字注之瀫水注之臺至注之

鹽㠯鹽外之監注之盩紗緺㠯弦右之玄注之官㠯師左之𠂤注之醱醍釀醞

酋酴釃䤋𨣧醴醪醇醹酎醠醲䤖酤䤊醢䤉酷醰酬配

酟酸酌醮醩酌醻酬醋醢䤁酣酖醧醵䣡酺醅醉醺醟

酌醒醫茜醨醆酸截醶酢酏醬醢醓醶酹醳醨醇齏醬

皆㠯酒右之之酉注之皆轉注也

革象古文革之形革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臼聲也由是㠯言則革㠯更為正誼而獸皮去其毛為借誼而革部五十六文皆㠯獸皮去毛之誼注之是皆叚借也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㠯束

枉戾相韋背故借㠯爲皮韋由是言之則韋部十五文取獸爲說者咸借注也一爲數始引伸乃爲大丕从一不聲大也是亦㠯借說注之餘可類推矣卩之爲字當起于手足之卩象相合之形借引乃爲瑞信猶之革韋也厀从卩桼聲卷从卩𢍏聲乃㠯正說注者引而爲艸木之卩厄从卩厂聲是也引而爲符卩令从亼卩𠨐从卩比聲是也引而爲志節之卩𠨬从卩多聲𠨘从卩必聲卲从卩召聲是也引而爲止卩之卩卻从卩谷聲卸从卩止午是也由是言之則卩部之字自厀卷㠯外皆

叚借也兀高而上平也謂地也借而爲凡高㠯逃也借而爲炊㠯乜人炊也借而爲敎乜長从兀到㠯乜言聖人之惪敎兀嘹高遠而不忘也㠯此會久遠之意嘹乜兀㠯三字之誼皆借而非正故鄦君㠯長字明叚借令硯此

凡㠯正誼會意龤聲卽在會意龤聲之中其㠯借誼會意龤聲者卽在叚借也轉注亦同如此則六書之判憭嘹矣班孟堅蓺文志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叚借六者造字之本如東原㠯互訓釋之則非造字之本矣孟

堅此語蓋先漢小學師相傳之語碻而可信者段氏申
東原之說謂此語爲紕繆恐非又晉書衞恆傳轉注者
老耆考也恆于老考外增一耆字所目申明說文之意
蓋耆與考一例也如互訓之說則老訓考考訓老而耆
不訓老考明其非矣段氏于此謂晉書爲譌而言四體
書埶故作目老注考也豈其然至唐裴務齊目左行右
轉音韻流轉二者釋轉注其說淺陋不足辨惟楚金謂
形聲轉注爲聲誼兼葡之字目總注臧若水之于江河
木之于松柏則爲形聲目總注總若老之于耆耋則爲

轉注設頗近之而或者尙㠯不離諧聲譏之則鄦君舉

老考㠯明轉注而考之說解明曰从老省丂聲又烏能

離形聲㠯爲言哉

六書轉注其說紛如鄦君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明之

嘫此二語巳爲難解勛謂建訓立類訓屬凡木之屬皆

从木此木類也凡艸之屬皆从艸此艸類也皆自嘫之

類不須建者也夰也非大類而俱从大㠯類之㵎灋

類也非水類而俱从水㠯類之皆非其類而立爲類者

也是曰建類鄦君夰字解不直曰从夰省廾聲而曰與

⿱大止同意俱从大吕明建類也考字解不曰與老同意俱从人毛而曰从老省丂聲吕明建類即省體也互言吕相發堊字解曰从亞省从土此與亞同意兩者兼言而意瘉明矣一者一切之謂首者對末之偁⿱大止吕大止會意字也師吕𠂤帀會意字也美吕羊大會意字也老吕人毛匕會意字也履吕尸彳夂舟會意兼尸龤聲字也室至聲而宀 竝酒酉聲而水竝留丣聲而田竝皆龤聲兼會意字也凡龤聲者聲在旁而竝在後故大止則大其首而止其末至宀 則至其首而宀 其末酉水則酉其

首而水其末古人有二字聯言而舉其首一字曰昄之者如重耳之爲重伯夷之爲伯其工之爲其受德之爲受是也有三字聯言而舉首二字曰昄之者如壁琊離之爲壁琊是也製字亦準此矣故師本自帀也而舉自卽曰昄之鄦君于官字解曰自猶衆也是卽謂自爲師也故可訓衆此卽鄦君曰首昄全之例此建類一首者謂建類一切取首而不取末也鄦君曰𠦪與奄同意𦎫與屖同意藷與義美同意耇與義藷美同意官與師同意𤄙與瀊同意亞與酉同意此卽用同意相受之語也

說解與敍文相表裏猶之丄字解曰指事矣推類言之則可曰考與老同意酏與酒同意屩與屨同意故弃受夫夫卽夵也臺屋受至至卽室也譱羲蕁咸受芊芊卽美也鬵考受人毛人毛卽老也巠受丣丣卽𨟻也屩受尸彳尸彳卽履也此同意相受之誼也

再與龍𩰫臣大令論籀書

繇籀古字通用漢書注及匡謬正俗言之審矣逸周書世俘解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嘗麥解王命□□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則謂繇書卽籀書世

謂籀書周宣王大史籀所作非也說文敘周宣王大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說文本用小篆而重文有古文籀文篆文其篆文卽大篆也段若膺于有篆文者删之顚矣審是則大篆與籀文本二體而大史籀所作者乃大篆文而非籀也易乾鑿度大古百皇開基文籀注非周宣王史籀也或曰其注是鄭君所譔是則籀書不始于宣王時矣後人見宣王史名偶同書名遂謂史籀作籀書誤况籀文體近古文大篆體近小篆文則其非一斷可知矣說文籀讀書也从竹擂聲春秋傳曰卜籀云今左

氏傳卜籀字皆作繇是亦籀繇通用之證

與魏默深舍人論瀟水

山海經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呂澧沅湘三者例之瀟宜為水名郝子厚謂瀟即水經及漢志之營水佀未確蔣歲修寶慶府志呂邵水當之近作湘中攷古錄復覺昨非兀坐思之知瀟卽資水也說文無瀟字但有潚字訓深清也徐氏音子叔切案今南楚方俗尙有潚清之語則大徐所音爲不誤水經注曰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酈氏讀

山海經之瀟湘爲子叔反非若後人之讀同蕭也攷瀟字古音在尤幽部尤幽部之字如逵龜軌今皆入脂微韻瀟蓋亦對音讀資湖湘四大水曰沅澧資湘而資正當山海經瀟之次則資卽瀟也水經注湘水又左會淸水口資水也是資水一名淸水與淒淸之說又合派知資水卽瀟水武岡睹資爲濟讀若霽瀟爲子救反聲派近也蓋瀟有子叔反之音今人云瀟淸是也此音轉資瀟又有桑郁反之音今人云冷瀟瀟風瀟瀟是也此音轉蕭瀟是本字體又作潚如州之于洲山經水經詩經

所用之字未必一依說文隙其原一也廣韻收潚字于蕭韻下蘇雕切是已讀同蕭矣

致鄧湘皐學博書

月之十七始到會城即奉讀手書于校刊事宜惓惓啟誨惶感交并一昨已盡出半谿所藏鈔刊諸種徧爲尋討知而農先生書于先生卒後未十季虎止先生已刊行十餘種于湘西艸堂後乃有匯江書室之刻卽往歲衡陽馬頎坡詒先生之本此刻侶有十餘種而此処惟有春秋世論及四書稗疏四書稗疏尙在先生行篋閒

卷首有船山著述總目多至七八十種不知是何等名號懇爲擲下吕便勘閲細校行述及家傳所刷書目僅三十六種而此処所收者又止十八種今別紙録呈至若版片大小短長字體肥瘠寬扁行數字數多寡悉依新刻日知録巳交樣與刻工惟欵式尚有當議者數事莊子楚辭舊刻皆有評語而而農先生之書評與注原是兩本今刻宜刪評一也春秋家說上有評語玩其語趣侶是后崖卽先生兄石子介之否則艮崖治仲雖爲妥洽于例宜刪二也老子有虎止之纂注莊子有虎止之增注理

宜並存但當从舊式而農之注大字別行氏格虎止之注小字雙行分注正文之下若是則周易之注禮記之注正蒙之注宜一例用大字三也稗疏每節有標題舊刻標題與正文不別行但閒一字或致眉目不爽宜依日知錄別行爲標題四也書中若不新增案語則于小疵處不曾救正未成全璧若參酌加案語則書誼㸔明美但曠日持久須書頗多實爲緐重如何定奪至案語悉例先生名循古人修書但舉事首之例如唐人正義之標孔穎達隨書之標魏徵耳五也四書訓義當如虎

止先生原本先削經文次朱注次訓義決不如高頭講章樣但訓義旣大字氏格而朱注亦大字氏格恐致不分擬于朱注上每節加集注章句字亦不用墨圈訓義上並不標訓義字殊爲憭辨可否六也再題譔人名舊頗參差今一例題明衡陽王某而農著但氏二字其有虎止先生箸者則下題男某虎止纂注增注餘無者則空下半行新校人書卷末如此方大雅可否七也字體點畫悉依說文亦頗不宜當依廣韻玉篇惟訓義及說文廣義則用說文字耳八也又此書總名當曰船山遺

書或曰爲疑于張船山跡此船山在其前百餘秊不可避後而改前九也其取前一行之題似當放古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之例上曰某書卷幾下曰船山遺書幾此式合否十也初夏寒气乍除伏冀順時珍練爲道自愛不盡區區 道光廿秊四月

復鄧湘皋學博書

承獲開成石經全部並欲與相臺五經參校同異繕成善本刊行使湘中人士其識古經眞面目嘉惠末學豈匪淺尟惟祝吾先生九十朝朝讀五經也凡事爲之則

成楚寶增訂耆舊全集寶慶府志吕及圭齋文集周子
全書其明證矣此事吾預知必成至爲慶幸圭齋集得
先生爲之舉正刪削其功不細但猶有願質者賦之後
卽繼已詞攷之古人辭賦本爲一體觀文選所收漢武
橫汾之作淵明歸去來辭皆近于賦是也後世已詩餘
爲詞所云詞曲是也今集中賦後所錄之詞乃詞曲之
詞頗爲不倫侶當坿之詩後不則退尻卷末其當卷尾
諸作不已詞名者反近于古人之辭迻已當其缺可也
又經疑書義二一篇卽當時場屋應試之文侶不可尻于

詔冊之先明初八股猶是經疑體久之爲成宏諸公之作尙有大結吕至于雍康間今則爲庸爛墨卷故今之庸爛墨卷卽元明之經疑也不存亦可存之吕識當時之體埒之卷尾其庶乎策問亦當凥表奏之次大廟祝文與祭初祖先祖之祝文一爲家一爲國大小雖殊其爲祝文之體一也佀不可離而爲二後生小子非敢故爲譊譊實欲凥質疑辨難之刪因忘其固陋妄抒管見冀加教正焉平生拙戇婁蒙宥奬諒不吕此爲嫌也漢勛謹白

致左景喬舍人書

亟九荷授奉手書并擲還覆校周易内傳極爲詳密已如示督併荷月半豁在衡授訪后崖蘆齋兩先生書已十獲八九近又編成目錄放朱竹垞經義攷及直齋書錄解題之例存其敍跋摘吕提要勒爲三卷于兩先生述作之意雖未得其萬一庶令後之讀衡陽二王書者略得吕攷其本末云介見在鈔謄容後日裒稟面質謹齋經說其不獲者惟何書攷異四書詳解二種而業經刊成五種今又授詩廣傳續博議二種于梓人其五種

稗疏半谿之意欲畱勛度歲延至明年二三月以蕆其事已求栗仲先生書籤勛意以稗疏援引頗廣此家無書可繙繹惟有將書自隨旣不受聘自可詳緩審定或不至有金銀車之誚讀通鑑論二十冊宋論四冊約五六十萬言曉岑慫慂半谿欲其陸續付梓勛恐其不能爲力又身在局中不便贊成如何如何船山先生雜著中有識小錄蓋媿郯錄之流噩夢又日知錄之比已倩鈔胥錄成副本它日當呈奉覽康熙末有平原董思凝者爲我湖學使見先生之書曾云此老著作如寶玉之

尤久而必發此豈其生煙時邪而稱疏及此四種尤為井里之槩稱疏雖經卞和之泣剖璞而置之石渠此四種仍薶緼于山椒祕而不宣天下之人莫覩至寶殊可慨也湘皋先生于此數日內當過昭潭書之刻否必有成議續呂春闡指有致李高書想已代為寄去此次恩追未及復致左氏　皇輿圖已成否明季仍舊館否念念乞便中示及栃農師有希為展轉道達須館甚切之意黨有因緣當無錯過此処颯必不能作一季留也續寄上禮記章句一部望擲冗校之其夷自七月陷厦門

自後不知又作何情形林鄧兩舊督尚有玉門外之謫信否望一示之

致左季高孝廉書

曩歲西歸吾兄南返依黯之情倍于疇昔直己翦鐙夜語淡聆聚素欽遲不已溯洄縈切也勛受船山後人之聘校刊遺書不爲荒業更可飫心但一室塊嘸姝宋宋耳又復僻野之性非良朋接席紗辯縈聰薰風到枕濤吟入膠則機械不已形性俱勞彊欲綴業端尻亭思閉息而瞋盼千秋須臾萬里念之不宋病又藥焉來時適

值霆潦舟行之駛一日六程旦發大陽鋪過小淹發謳齊榜擊汰不留我實無如舟子何非敢不覿也陶文毅家間有船山先生所箸四種稗疏𧫴因便借寄季譜今季當書何事問問 皇輿圖當速成吕張吾大國楚使天下知吾楚復有績學談輿地之人枉于艸莽中也

再致左季高孝廉書

別後數年未修短問中心歉仄無所佀𡁠迹佀疏而心實密也望風遥企之情每飯不忘之態未嘗一日少輟歲苒詠芝大守來黔道吾兄詢故人未忘姝令天末之

人淚涔涔也閒歲敬維道問日融閎篇益富摭嘖天人咸根要極貫通今古無復支離知近日不僅已　皇輿圖了事矣勛邇歲行止諒耦庚先生當已見告聡季仡仡爲謀食之計作待焚之書甚是無謂究之稻粱不增于昔而雁鶩見恥于時第私心所注謂西南諸郡再被聲敎已來僅五百餘季魏晉之遺迹唐宋之羈縻雖州郡之名不絕于史而沿革之說溷道于今是已發憤攷核不辭勞瘁黔省大概已得其要領滇省尚仿佛耳它日東歸必有成書奉質此則私心之所自慰者也湖湘

水地記一書曾告之先柘農師訖不能成如何如何柘

師捐館舍之日遥羈異郡不得奉靈幄惟有遥致心喪

耳申歲佐湘皋先生成鄖郡圖經其中地理一門悉出

舍弟叔明手意欲先清資水一派嘫後已漸及于沅湘

澧叔明意已欣嘫今歲擬采安益湘沅四縣已成此篇

第安湘縣志非所舊臧望吾兄覶各一部交渠庶不致

臨時迷向也叔明能日邁百里盤費已足無所望于人

但懇吾兄敎之已著述之方修身之要是所切禱近歲

所作必富望已便見示

復方子白書

承索尻㠯來別怨縈匈久而彌積吾故早知有此吾亦自処于此求所避之惟日讀書使心不暇三商之後極諸疲劫就寑維易庶其思無遠時此野人之芹願貢諸左右非導子蘄不欲使子惘惘費日也然周旋既久情好彌篤入于中者難斷于外略爲驅遣豈復聽命用力頗須猛耳來書㠯鄭賈江戴相勉兼論及文章媿悚之極僕于經史之業非敢爭衡往哲並駕時賢但㠯世情頗淡名位難期舍此無㠯自樂故勤苦爲之不覺其勞

瑣碎以求蹣欣其嘖如彼蜚鳥求其岑巖聊以棲身耳

至于綴屬文字自謝非能餘論及之得無以贊辭乎

送子之文不學阿諛欲以報相知之深耳不啻齒髮更

相感厲它日能成兆斯服善矣小子之狂何時可滅惟

自惶愧耳

致譚季庠書

頃湘皋先生使編蔡忠烈公年譜已于數日前毀藁雖

小有攷證不敢自謂名山之臧恐數十年後人終當以

補袍耳吾家凥時譔說文鍇聲譜　　　仁宗朝武進

張皋文已有此書文箸說文新坿字攷苛人亦有此書自惜之極煩復妒人之爭先耳燃自信有可存者抂不敢便輟也感此二事終已見書未廣自嗟自怨何由得覆処于藝圃恣所欲得諒非貧賤如此生者所敢覬矣言之傷懷

城南家書

正月十三日自藍田買舟泛漣浮湘十九日達長沙駐城南城南收考族長沙科試後方舉行黃虎癡先生曾抂顧寓齋湖湘倘攷據者惟此一二老而不以名猶不

散禮于後生足見其謙光盛德也小癡已補弟子員名父子工制義能文章數年不售今始得之勛亦不勝喜溢于色撫懷丙問年卅有畸尚未青一衿徒代人喜亦足傷耳歐陽笛秋孝廉去年三月補黔陽學博今年虎癡先生即補此缺蔡春颿學使頗能爲古近體詩但對客揮毫之作居多不致佳也仲氏臯叔升亦須攷古不望必得亦無必不得也至經解則甚不必字要整秒阮刻十三經注疏批四十八兩金錢二萬可購力不能得每過市門輒望而羨之豪家燕客乞兒倚門外一一數

其栝槃中物此其形矣大平御覽曾于方梅丞明府処繙繹數卌中引汲冢紀年者不一而足商代諸王之名與號略與今所傳紀年同閒有有年処又引史記于商代諸王有年者十之八九絕異今本不知何故豈今史記妄爲後人刪削與恨無暇借繹季深聞之當生狂讀劉蕺山人譜從梅丞明府段得常置之坐右思依濂習之庸惰多有阻隔柰何湘臯先生禮皃如舊勞苦陔大史極力說項天因守命人之不好經學者往往錯出柰之何哉古人之不遇甯止于此嘅亦不敢怨也今年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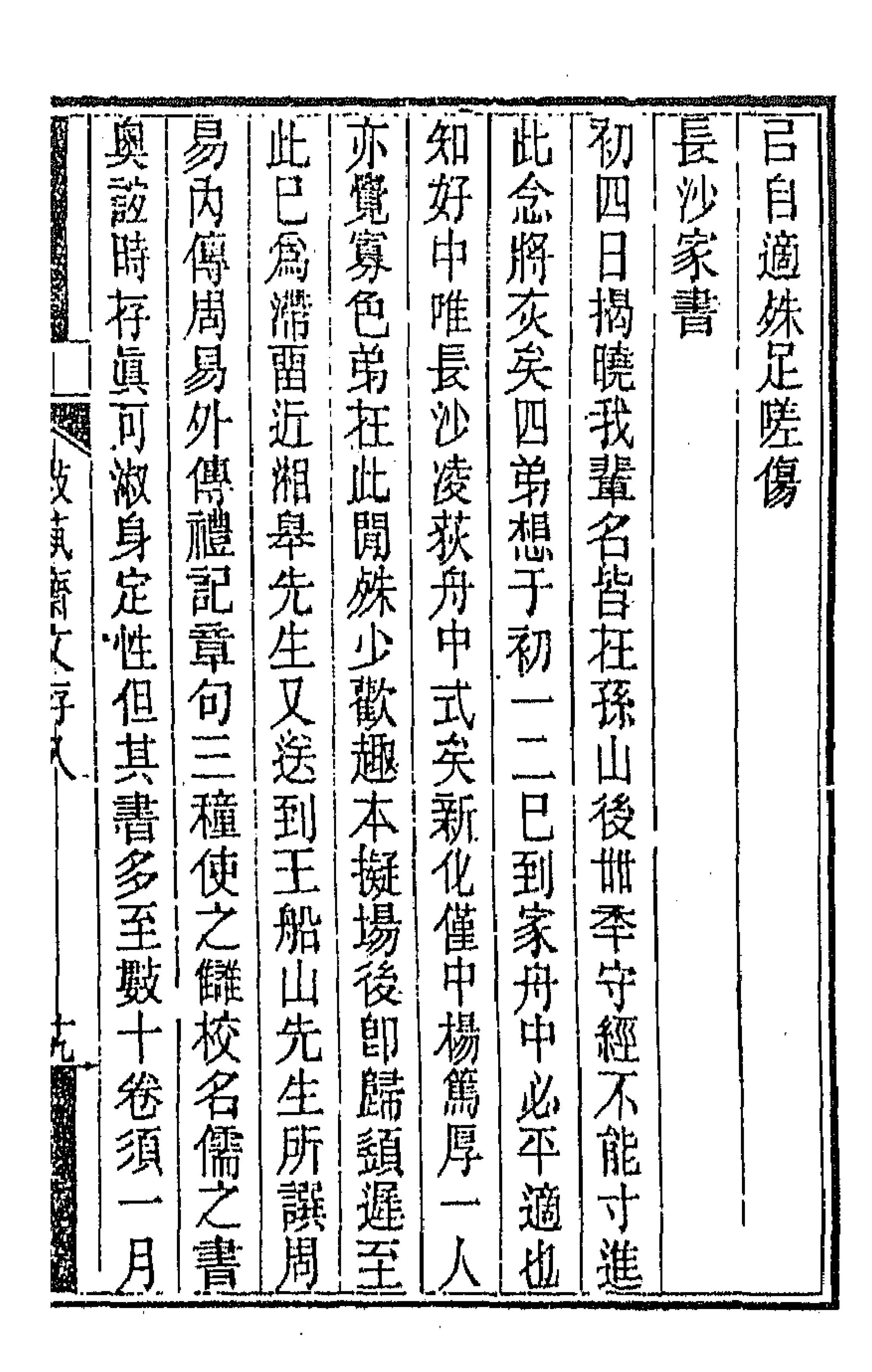
欲讀制義庶幾可望知于人叔升黨能少分芹香當早
寓書見告吕懲遠望家中婦孺難明諮理但能艱苦節
儉卽有後福否則吾不知也嗣韓須督責从善大是費
心事如何如何季泼課瑜豁祐釐當大明訓故亦可教
學相長人譜不能購寄容緩圖之亦佀有缺略处駁处
則一二條耳儀禮經傳通解中學禮一門竝小學二書
甚有條理可卽據之吕制行較勝人譜也無它言仲氏
及諸叔季勉爲善而巳勤爲善而巳季嫻亦能知此意
者同勉之勖曐季輕放今頗知懼矣辛哲立門戶不辛

苦斷不能立門戶也卽有科名顯位猶不可恃況科名顯位而無之者乎及溺思之惕嗾仲氏體弱事繇奉㴱思精叔明季湥當思分任其事分任其思勛在遠作便宐語大是不實嗾二弟能領此意行之亦是二弟受用処叔明旣不應試作制義當持何業攬史書通政事明道理日日有程方是閒過日子恂悦無所措心勛亦不敢知也專營家務佀不必許多精力思之思之季湥課子之餘當明經詎此時無注疏可讀儀禮經傳通解可讀也孏媮過日非所知也非所望也漢勛書

湘潭家書

月之十五日游五兄到湘潭始得四弟新補弟子員之信膠卜竝協可欣也諸所應用貲費如何措置如不足即擇妥人來取銀可也勿營營于措置之艱而焦心勞神爲是耳春舉師処束脩不可照助昔例事體自不同也四弟于至親至好中一作周旋小小料理家務即帶領六弟與琦兒勉作科舉業已冀它季之舉勿已小酬而自懈科舉卑淺之業雖無關心性特爲身計爲家計不得不耳如九阜韋欲親事子超者切勿過拒已此槼

吾子超也谿兒已入學從二兒課讀否二兒今歲此計姝勝昔季後福在祜兒望勿翫忽亦勿悄悄五弟琦兒勉自求福用力不懈便是求福優游閒談設不切想作不急務便非湖湘水地記五弟已起手否須與二兒分譔二兒于輿地之學用功非一日也閒尻無事箸述亦非不急且既有箸述占心遂不常作塵俗想亦治心之要法五弟黃帝九子炎帝七十世文王併王未併帝之說兀坐思之亦自可從吾談天祖五縣八十一州終始德運之說亦自不差此閒富室無書可讀輒想遼古事



呂自適妹足嗟傷

長沙家書

初四日揭曉我輩名皆在孫山後卌年守經不能寸進此念將灰矣四弟想于初一二巳到家舟中必平適也知好中唯長沙凌荻舟中式矣新化僅中楊篤厚一人亦覺寡色弟在此間殊少歡趣本擬場後即歸頡遲至此巳爲滯留近湘皋先生又送到王船山先生所譔周易內傳周易外傳禮記章句三種使之讎校名儒之書與讀時存眞可淑身定性但其書多至數十卷須一月

程始可校戰當到十月初方理歸棹左季高所作輿地圖實爲精絕來歲可成弟已見其大半當傳摹數幅縣之家塾使琦谿祜禧祈青輩粗知天下郡國方鄉呂爲異日讀書之助不可忽視也季高語弟種千樹桑講貫見在河鹽二務此今歲功課今日可告無媿于友朋異日當編入季譜此雖戲言要可見其期許之不斷斷矣

寶慶志局與釆訪紳士條例

寶慶爲郡統一州四縣坿郭縣曰邵陽所轄鄉凡十八都凡五十六郡北之縣曰新化所轄鄉凡三都凡百二

十八郡西之州曰武岡所轄鄉凡九都團防甲凡百四
十八猺團凡二十六猺柴凡四十一郡西南之縣曰新
寧所轄里凡七都凡二十八猺洞凡八又西南之縣曰
城步所轄里凡八都凡八十一猺洞凡五柴凡四十八
曰州縣統鄉里曰鄉里統都團都柴大小相維如　國
家之曰行省統府州曰府州統州縣焉一鄉里都落毗
連階陛必明析登載也統志通志之紀州縣必衛剖去
京去省之遠近與其四至八到其紀山川津梁渠堰驛
遞寺觀也必明注其在某州某縣若干里而近世郡縣

志之載邨圖也惟紀其名其去縣若干里與其毗連何邨落不載也其山川市集津梁關隘渠堰塘鋪寺觀古蹟不領于邨落但一一別出漫無統紀夫爲守宰者率皆異地之人方其下車民情風土未能悉知卽訪之士大夫亦不能徧及惟觀于志乘庶可少左耳目今酌于邨圖都柴必采訪其去治若干里東西南北與何邨接壤又擬仿華陽國志之例箸明邨內大姓庶幾無事之時可已知編戶之相與守望者何地相與扶持者何人而保甲之法隱寓于內及乎有事之秋可已知其若何

聚集若何歸并若何接應而團練之法亦具其中又必備書其都內之山川關隘塘遞則訊者爲行旅之所湊集訊者爲道路之所經由訊者爲盜賊之所藏伏出入皆可周知若夫書都內之渠堰藪澤則可㠯知其土田之美惡書都內之亭橋寺觀則可㠯知其民力之豐歉又皆急務也如是則凡有關于民生者無不一覽而備具焉夫古人之志地莫善于禹貢莫詳于班史而禹貢㠯九州爲綱紀班史㠯百郡爲領裦則志郡者不㠯州縣綱領鄉里不㠯鄉里綱領都落不㠯都落綱領衆事

斯亦背古而不通今之作也一山水原委分合遠近必縷述無遺也禹貢九州之後繼已導山導水之文當時表裏導山者則有山經後世祖述導水者則有水經山水二經之志山水殆千古不易之成規無可訾議者也乃近世之方志雖不廢山川而紀載猥雜豪無法度夫山川之縣遠者或千里而遙或千里而近即支阜小水亦或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而方志之紀之者僅曰某山某水在縣東西若干將指其原乎抑其委乎其原去治近者其委必不近也其委去治近者其原必不近

也則里數不可定也上流在縣東下流或轉而南上流在縣南下流或轉而東則方向不可定也山之首尾亦曒岷小水之赴一大川也有先後有左右而方志之紀之也僅曰某水入某川而已而彼此之苒後洩入之左右不可得而知是皆志水之過而山亦有支分有截止有方向有遠近亦皆不言則又志山之過也今酌定衆訪山川必貫穿其派絡使之一覽分明一民尻氏族必詳載也言地理者莫先禹貢暰于導山導川之後必繼召錫土姓誠召地與民附相維係者也書敘曰帝釐下

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說者謂別生即別姓分類即分族九共即九丘記九州之書是則志地之書不得略氏族斷可知矣蓋有土斯有民有民斯有族有族斯有宗有宗斯有譜首尾一貫之致也周官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世族所出者為之宗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呂定姓㠯記其族凡此皆㠯言乎族與宗也周官曰小史奠繫世國語曰司商協姓名又曰工史書世又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廢幽昏焉先鄭

謂世卽世本凡此皆言乎譜也故古人莫不重氏族譜牒皆存于官而于記地之書尤亟亟焉厤觀前史魏書有官氏志唐書有宰相世系表皆于別生分類之故不憚詳言而方志之書惟常璩華陽國志略言大姓豊箸蜀中氏族譜詳記宗派近會稽章氏譔湖北志稾一倡此議而其書未成會以其法修四路廳之永淸縣志甚爲名貴爾後宋無聞焉夫巨室者編甿之望也士族者齊民之表率也章氏之言曰天下之大埶以京畿領直省以直省領列郡以列郡領州縣以州縣領士族以

士族領齊民四海之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瞭如指掌易如反手故觀于士族之貞婬興替而知邑里之安危治亂乃爲方志者不于士族措意是亦不知致治之方者矣今酌采里圖郡團之氏族載其先代如何占籍幾代成族其中仕宦必書舉貢必書務奠其世系詳其里居則衆寡可知爭競可息而欲行保甲團練者亦不外是矣一書籍碑版必詳載也苟志于藝文一門多采時下詩文載之連篇累牘不厭其繁而于郡中之耆舊著述或經或史或子或集概擯其目而不書殊失班史

藝文志之舊例而金石之文可資攷證者多不載亦非
集古錄之成規今酌采郡中先達時髦之箸作名賢宿
蕙之銘題錄其敘跋別冊解題而墳籍可具崗倪識其
行歎加㠯攷證而碑版亦賴流傳一人物必崔紀也方
志采譔人物不過分賢達儒林文苑孝友忠義行誼隱
逸列女各門郡內名賢林立不乏可歌可泣之事㠯傳
示後世而從前方志泛泛數語全無生气又或極力鋪
張不臚隩實蹟言孝則人皆曾閔言忠則人盡逢干言
文章則不減楊馬言學術則方駕洛閩凡此皆不知紀

述之體今酌訪人物賢達以仕蹟爲斷文學以著述爲斷封贈以誥軸爲斷耆宿行誼孝友忠義以事實爲斷列女節孝以旌表年限爲斷凡有行述行狀墓志碑銘家傳壽文祭文誥軸箸作等件必須盡錄以待決擇一科目必續登也援例必增入也郡屬近科舉人進士恩拔副歲優廩增附功各貢生及援例京外各官　恩廕世襲諸職邵陽自道光辛巳新化自道光壬辰武闈自嘉慶丁丑新甯自道光壬午城步自乾隆乙巳以後各將科分年歲里居字號仕履存歿詳悉開載

追憶賦

予曾異瘳痕說天人恭承考命實徵山虎云胡降罰遂牖入于西蟲抑有何仁復秉精于中土此情荒惑亂彊質于無生厥理貞明第驗萌于旣吐遺犀在地瓠無意而緣畦檄芧于泥麻有心而蔭圃嗟剛質之莫柔抑戾情之時有心平直而無它口激卬而自負不畏難于意气行侶俠而終差常淚忌夫陰謀身與衡而自醜蹤不惑而未修懼含靈之日朽穀有人而再樹人無樹而奚久姘百黨已何操賴一心已爲紐心存乎識識佝乎貞

匪先覺之開程終身孫孫賴冓修之副墨一得欣欣兒
訓爲章言有章而易曉父偁乎樂行从樂而燦爛迪蒙
昧于山泉匪流不導厲嚴威于風火有趣皆滄拔昏庸
而忽覺出淟涊已胡臻收之洵晚失豈狂寅唯咳昀之
已嚐能語言而尚記離姒褒而游嬉雄僭輩而自異乎
六歲而授方名汔五齡而尋韻字欽始駕之反冓俾學
算已先易嬉春于呆轂樓旁消晝則古經堂際媮書隸
古之文竊寫皇王之系心已猛而能思幽本虛而寡識
書難盤誥之篇詩畏雅風之倅易迷六九之会易禮洄

再三之般避誦一論而過三期戰四經而踰十二爾乃放學出廊侶虎奔罔分朋拔幟對敵成行依明避昧就弱憎彊勝原偶爾敗囿其常高堂謦見伯氏來將縶維案側頫叩硯旁畏聽說經生憎輔廣惟求論史託始項梁遂忻忻而意得亦娓娓而倦忘窮班麻范涉晉及唐攬再興之宋括崛起之明時㕘歲稽彊圉月旅泰陽也巳復苟郄無時坐隅再歲頻申北海之微言婁賜洺州之滯義輪輿之狀偏目而成裼襲之文入心而識四學之分門三雖之巽地咸由考訓親承罔不聖文默契歟

同學之經荒偉孔懷之心醉夏侯無大小之侮孔氏匙
會璇之記此伯氏所以獨超而我君所以遠避也憶成
童之初屆受讀左之遺書論楚討秦儷侶會盟之譜徵
桓數穆居然血脉之圖稽近地于顧江伯氏之新篇斯
卓攷遺文于荀杜馮家之舊冊實迂無難于二首六身
有言必暢備究乎五情三體衆說皆儲猶以顓蒙受橫
議于短識緊惟明達能特賞以非愚十五六家君延塾
受訓詁質疑難于先兄藎通左義矣伯氏于左氏句度而
瀎箸有左氏地圖說又能自昧爽至亭午背誦全傳二
十萬言一過實於是縱之藝圃範以義圍辨六王之厤
平生所罕覯也

胙攷百物之精微勛著有六國新表佐伯兄譔博物踰鈔佐仲氏譔羣經百物譜山經本草百物類譜諸子百物類譜漢魏詩百物類譜破小儒之拘滯決大禮之是非景山君課勛輩每于餔時集講堂或庭院質究經史發數疑義令勛輩各出己見決擇如其事有未見輒指授柱某書或令伯仲轉曉二三日中再問黨晉庸怠縱一問不能荅即受撲責一日合出公輒濮議大禮議東漢東晉廟制發一大疑問勛所條說頗中景山君意彼馬齒之徒增早聞言而咋舌歎嚼追之不及空有悔于噬臍又復淬呂莊騷賈董呂懿其文之本勵之遷固范陳呂嘉其史之基切呂鄒枚陵武古詩十九首其七爲枚叔所作見玉臺新詠漢書四時樂府傅鄒子樂者葢即鄒陽是鄒枚呂文賦著名亦善詩也呂茂其詩之柢礪之崔蔡班張呂檠其賦之

枝心㠯勞而疾遄寖㠯獨而毀來十八遘路血病欲色之言傳
家有君而意怫願昏之說進毋信子而心疑素對亟求
空慼懷于毛裏舊門欲續終回惑于妁媒曾幾何而自
瘉又奚闕于士思遂爾著述自名蒐揆日侈編歲月㠯
成稿繼春秋之後事肇緒周貞託終秦始取材乎左氏
遷劉折衷于羣經子史考覈賞而招傭兄類欣而擘紙
十八九譔六國春秋朝夕編討目錄六七千言伯氏見
而賞之曾爲予錄數紙㠯志欣愉景山君見之始召鈔
胥㠯節 發光忽隕于重闈奎彩還消于胐扆年方冠而
其勞
書成思不阿而心毀葱未闕于倚廬伯又殤于遠水是

時也吟廬失色書閣生涼義有根而誰味道生葉而彌
荒提槳之情借逝情而其邈光梋之意承考意已俱長
緬性原于括帖見短拙于篇章尚傷心于再刖通抱智
而誰明況復人事漸縈高年待養彌年執筆侍側而成
述祖之篇粵歲論昏脫纓旋慰抱孫之望家無孝秀門
黯黯其無輝兒靡庸愚親綿綿而其悵有志弗宣抒懷
空壯懼崇古而慢今休去卑而就上而生成結習縈荷
哲之規摸養就疏慵矣時流之筆仗劍氣弗輝珠光彌
障悲騑隸于軀檐桀羣鶩于荒嶂何庾辛之多沴纏齊

斬之重凶𠜎肝春首摧魄夏貂瞀前竇而鵠棲藐孤孫以服重婺云遙而蘭弱籍上嫂呂持中孜嫚在望悲擗成蠻季父周親閔幼及伶仃之妹比鄰小猾伐喪興陰翳之戎謗其蓺學誘呂昏忪嘉弱齡之不染遠塵流而自崇雖則云微咸成素願抑何多幸不隊儒風訖廿九而釋褒欽五一（讀平聲）之咸妙（昆弟五人又伯兄子一人）重隳餒呂分經競鏦金而理奏無非作史之才亦有吟詩之少閔談天之緒遠治終始而義長悼騶氏之書無學春秋而文耀仲勞靈樞之僻陋甲乙于鈔胥明隳倚杵之言讎庚

申于魚釣手錄八千之紙勝自號以鈍生口雖百卷之經勛無舜于肅調稍留釁序之微名覬予平空之虛照自此識學益昭文章翩縱各箸述于名山咸皈求于世用軼羣之論舉宙合而分標絕俗之談合堪輿于一縫盧扁之伯技已迴而莫知衞賜之倫言已多而或中瀟湘月旦儕品目于魏何邵陽魏默深源道州何子貞紹基吳會耆季感知名于沈宋鄞縣沈栗仲道寬長洲宋于庭翔鳳姻親則有紳伯之頻推同邑鄧湘皋顯鶴鄉國則有彥先之見重善化賀耦耕長齡旣傳禮于孝公善化賀柘農師熙齡亦受經于明仲益陽胡芸閣師達源若夫同方之

友合志之朋倚相呂多聞播譽（左仲基宗植季 高宗棠兄弟）君章呂絕述垂儞（羅研生 汝槐）伯武呂清廉效績（胡詠芝 林翼）子雲呂淡遠標能（楊子卿 季鸞）閭里舊游則諸唐二李（唐叔臧敕謙叔拾子 兌斆謙李舜卿木建）客行儕輩則三鄧一曾（鄧伯樞瑤仲源璪仲晏子 權琮曾香海毓芳）之星馳杳杳（晏叔立啟林 璞吾貽章）譚生之日上蒸蒸（譚季庠建 宅伯棨光）棨入黔則鄭企道眞邈一黎而別駕（鄭子尹珍黎 伯庸兆勛祖興）巴郡參二莫而騈興（莫郘亭友芝之子升 庭芝之傳祖）龔州張籍淸才紛委（張子 佩琚）滑水傳元老气峻嶒（傅磵園 汝槐）又或谷中隱翳抱枯蕙而罄亭淵底沈淪聳孤松而名逸悵氏枝之蜓

蛛風入耳已無聲怨高樹之鶗鴂芳謍心而自畢乃有燕鄉律煩鄒生自學栭條楚水碑沈湛輩與懷蒲質韡一袪于山鵲厥羽鶯鶯飽一啄于臯雞其鳴節節爵崇名卻既分略而形親皷溢願諧亦情潑而意密攬四十之生涯感在三之渥惠曷已愛而仁分友已同而應畀與接悉清芬所遭恆上智慧豈不周訟無非至期頤近半歎飛景之如馳耄老有常鼠亭曦之可覬棣此遇而養光明願及今而除粗戾亂曰巳矣哉勿自蔑勿自廢善急與之迎惡急與之避庶從稟秀之倫尙遠橫生之

類

松瀝賦

松瀝者山閒童子之戲也采老松自隊脂別灰稻秸湯沃之命曰秸水合松脂煎一度紐小蔑如當十錢大挹湯得膜籍人气吹之則瀝出資液稻稾采脂松根紐竹爲笵籍气已宣厥采朱綠厥象渾圓大者盈升小者如彈微風是扇游于庭藩遠不百步高過屋山浮瀝比質云胡能堅有觸即滅因吹或分繹絡相逐如珠之聯參差已居侶星之緜其觀甚暫

其成甚便山空樹老風麗日鮮弱齡僮子幽尻甚册製
爲斯戲手敏心孄煎㠯沙斛盛㠯竹桀倚彼危梯伴侶
咸觀意闕事罷請予賦旃予觀其事有四惠焉外圓則
象中虛乃仁行徐侶禮采耀維文無㠯命之命曰漚圓

膠歸賦

日馳院宋月涌風清鯨鐘別巷鼉析三更幽咽蟲吟如
廣別調氐依燭淚侶解離情于是僕本情士雅多別離
交木一枝偏反文禽兩翼分依孄孄柔情依妝鏡迢迢
遠恨箸香禱乃謝明月卻清風扃繡戶局雕櫳擧羅幃

兮悄悄拂翠被兮忡忡獻鬆錦約自挽綾襪想媚容于
疇昔懷佩璲於孤衷胡百里之匪遙竟伊人之在側詠
詩則清品婉轉對鏡則丰神悠抑歎行路之風塵憐寄
人之衣食月既圓兮光景滿星既渡兮淪漪直爾乃敘
幽情歡笑語憶芳夕之親卿念今時之與汝神交逆旅
妾未忘君魂越芳閨士亦懷女至于良覿既周離愁悉
訴下中廚張供具盛來梅實桃諸斟去糖霜酒露又聆
炙轂之談頻覩目成之顧驚月姊兮數圓笄風姨兮幾
度欵欵紛紛載笑載嚬僞忽鳴兮麗譙形復隔兮關津

評曰室邇人遠心近形疏監鰈鶼之拜合笑予汝之不如亂曰黃鳥唱兮別枝朝光晃兮屋坙撫匈枕兮心不夷